

自序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每個人的生活環境，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的住宅遭人焚燬，我們的財物任人擄掠，我們的家人一個個各勞燕分飛，流離失散，而我們的居處更爲水上浮萍，今天到東，明天到西。這種騷動不安的現象，普通在各個社會的角落，每個人的心頭有恐怖有憤恨！

如此現象下的人們，他本來幸福的生活，已被掠奪過去，現在度着這樣流亡的生活，大多數都成爲失業之羣，祇有忍受飢寒交迫了。

一些人於痛定思痛之餘，他們認清了這種生活痛苦的泉源，明瞭世界上有些什麼吃人的魔鬼作祟。現在他們終於因骨鯁在喉，不得不痛痛快快地把現實生活中嘗受的滋味，儘量的吐露出來，表現在許多文字上。

在這些文字中，我們看到的祇是一些血和淚，簡直也無異爲我們自己

寫真了，這誰能不受着深深的感動呢？

度着輾轉流亡生活的人們，這痛苦該是多麼深，這情狀該是多麼慘，他們果真因此消極了麼？然而這同聲的回答是不。

這裏輯錄的都是一些流亡生活的實錄，所以我們給牠命名爲「流亡線上」

目次

自序

生活的甘苦	一	一個老同學	三六
孽種	三	死之搏鬥	四一
流浪一年	五	天堂與地獄	四四
流浪兒童	九	苦兒試新裝	四六
離散了	一〇	在騎樓下的人們	四八
獸性的暴行	一三	母親的歡心	五一
地獄生活的一頁	一七	痛苦的熱淚	五三
地獄中出入	二一	故鄉的妻	五四
流民	二四	遙念五十歲的母親	五六
打聽兒子的下落	二九	一羣流浪的兒童	六〇
我由廣州逃出	三二	那也是天數嗎	六二

訪受傷健兒·····	六四	旅客·····	一〇
悄悄的離開了沅陵·····	六六	家·····	一三
流亡的終點——貴陽·····	六九	家鄉的消息·····	一四
不堪回首話西湖·····	七一	憶振孃·····	一九
今日的太倉·····	七三	流離·····	二一
淪陷後的崑山·····	七七	劫·····	三〇
充滿了江南客的長沙·····	八三	誰賜予的·····	三三
壯士行·····	八八	兩件事實·····	三六
斷臂壯士·····	九〇	誰使我來做 Boy 的·····	三七
流離·····	九二	大場月色·····	三八
平津在夢中·····	九五	月夜·····	四〇
良心的譴責·····	九八	我在俘虜中·····	四二
悼亡友——萍·····	一〇一	空襲·····	四七
阿菊·····	一〇二	再會吧上海·····	四九
憶·····	一〇四	東京獄中漫憶·····	五一
訴·····	一〇六	逃難難逃·····	五七

還鄉·····	一六一	面對着饑餓·····	一一〇
辛酸的追憶·····	一六三	兄妹倆·····	一一二
永恆的憶念·····	一六七	鱸·····	一一九
眼淚·····	一七〇	路斃者·····	一二二
拖黃牛的孩子·····	一七四	家鄉·····	一二五
家·····	一七八	淑英的死·····	一二六
蛙歌·····	一八〇	慘痛的一頁·····	一二一
我的吃和曬·····	一八二	街頭·····	一二三
小根子的家·····	一八五	緘默·····	一二四
打開圍繞着的羣鬼·····	一八七	時代的試金石·····	一二六
虎口餘生·····	一九〇	憶着街頭的人們·····	一二八
祭·····	一九八	我要重聽那琴聲·····	一四〇
投考華捕記·····	二〇一	站在火山口邊的一羣·····	一四二
自述·····	二〇二	在宋莊·····	一四六
壯烈犧牲·····	二〇四	回家·····	一四九
死的桐廬·····	二〇九	黑暗籠罩下的故鄉·····	一五二

故鄉……………	二五四	N鎮的西郊……………	二九四
我又憶起了故鄉……………	二五五	在支尼加拿輪上……………	二九六
夏憶故鄉……………	二五六	城門口……………	三〇六
家……………	二六〇	一件事實……………	三〇九
鄉心……………	二六三	報仇……………	三一—
回鄉瑣記……………	二六五	哀亡友李君健吾……………	三一三
鄉訊……………	二六八	友人的死……………	三一五
離開了馬家邊……………	二七一	教書匠的痛語……………	三一七
廣州災區巡禮……………	二七五	一個女友的遭遇……………	三二〇
我逃出了南京城……………	二七八	疏散……………	三二二
太行山上的血……………	二八二	復仇……………	三二四
月夜到徐州……………	二八四	恐怖……………	三二七
淪陷區裏帶來的消息……………	二八七	失去了家……………	三三〇
篩籬……………	二八九	馬安莊……………	三三一
流浪者……………	二九〇	訪員……………	三三四
救救可憐的孩子……………	二九二	應徵者……………	三三七

仇恨！用血來償取！.....	三三九
流亡線上.....	三四二
螢火之歌.....	三五一
野店.....	三五四
沒有家鄉的人們.....	三五七
露宿者.....	三五九
露宿的人羣.....	三六一
街頭饑饉的人羣.....	三六三
露宿街頭的人們.....	三六五
街頭的難童.....	三六八
失蹤.....	三七〇
亂世的生與死.....	三七二
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	三七四
饑餓的一羣.....	三七七
逃亡紀實.....	三七九
流離.....	三八二

鄉愁.....	三八五
劫後.....	三八七
另外的一羣.....	三九二
家.....	三九四
活地獄.....	三九六
孤島日談.....	三九八
安民.....	四〇一
離滬雜記.....	四〇四

生活的甘苦

寶金

我的妻子的妹妹在一個月前悄悄地跑到陝北去了，臨走時，她由郵局寄給我們一封信。那裏面除了幾句告別的話語以外，我對於下面的一段特別感覺興趣：「……我知道那邊的生活是挺苦的，可是我不怕。爲了民族解放爲了勞苦大眾，青年人吃一點苦算得什麼呢！你們貪戀着甜蜜的生活，我要走了……」

對於埋頭苦幹的戰士，我是只有默默地致最敬禮的對於我的妻子的妹妹當然沒有例外。不過，「你們貪戀着甜蜜的生活」卻促使我把我們的生活檢討一下！

「我們的生活真是甜蜜的嗎？」

過去，在胡亂中過着，努力逃避着生活的鞭撻，卻仍免不了感受着它的無情的壓迫，這回，在自我檢討之下，新創舊病一齊發作起來了！俸給的些微，生活水準之高，妻子，兩個孩子！我們相對着喊：

「緊縮緊縮！」唔，我們從開頭起就只是「生存」，沒有「生活」。

（在另一個世界中：宋雅海妮的溜冰鞋飛舞着，飛舞着！唐喬司的和聲樂旋轉着，旋轉着……）但是，作爲「人」之一，總得設法改善生活，或者像卡爾所說那樣：「對於人類和自然的各種態度，非現得適合於你的真正的個人生活的明確的意圖不可！」

最近，接到我的妻子的妹妹從延安寄來的信：「我已進陝公，我們住的是山洞（土窯）吃的是黃小米，（就是南方鳥吃的粟）菜祇是黃豆芽，豆腐之類，八九人合一碗，生活雖是苦，可是每個同學笑咪咪的……」

「還是她還是她！」我的妻子又開始唸起來。

在我們的回信裏，我們寫着：「我們很想來，不知陝北要我們這樣人不還有，你們那兒有托兒所沒有？」

我們懂得：在或種意義上，苦卽是甜！

孽種

王京奎

這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接到丈夫催他上四川的來信，趙夫人很簡單地帶了幾件行李，依照了趙先生吩咐的辦法：從上海至南通，南通改趁內河民船到蕪湖，再乘長江輪上駛到重慶；不幸得很，她乘民船到揚州附近的時候，南京已經被日軍攻下，使她進退不得，就投宿在揚州宋姓的家裏，等候有機會再設法行動，可是，不滿一星期，日本軍渡過長江來攻揚州了。

某一天晚上，她睡在臨時搭成的草屋裏，闖進幾個喝醉酒的兵士，不問情由的很迅速地走過來，抱住她的，是袖口佩有金線條的一個軍官，她盡力地抵抗，終於脫不掉猛力的壓迫，他佔據了她的一切，直到滿足他的慾望為止。

自從被姦污以後，她就由一個兵士看守，住在揚州公署的司令部裏，算是那軍官的臨時夫人，後來，接到上司的命令，這隊駐軍調防到他處去，她也由這軍官護送到×地，安然地回到上海來。

在這封建思想濃厚的社會裏，這最可恥的強姦的事，她不願意把事實告訴別人，倘然顯揚出去，接近她的人，都會藐視她，譏諷她，她更不敢讓她的丈夫知道這件事，她想他因此會拋棄她，永遠離開她。

到了月經期，她覺得肚子裏已經發生問題，但是，仍舊不敢聲張，但又不相信自己會患從未患過的閉經病，等到第二個月，第三個月，第四個月，她再也不能否認自己已經被種下孽種了，腹部漸漸大起來就是一個明證。

她着急鄰居們一定會這樣對他懷疑着：「丈夫二年沒有會面，肚子怎麼會大起來。」她聽見人家說過：「女人有身孕可以打胎。」她纔以為打胎是唯一的辦法。

但是那位醫生對她說：「打胎不是馬虎的事，不留神連你的命亦會送掉的，況且孩子已經有四個多月啦。」

她再也想不出第二個方法，來瞞過她的丈夫，她的親戚和這不能諒解的社會。

流浪一年

阿毛

一年了，一年流光渺如烟！

南京啊。還記得去年此時的光景嗎？魔鬼的炸彈先嚇走了一大羣人；接着，魔鬼的鐵蹄也踏向你的懷抱裏來了。不走又怎樣呢？眼看着繁華的城市在寒風裏像枝頭的落葉片片凋零，偉大的古城已經成了寂寞的荒邱。即使不走，怎忍心看你此後悲慘的命運呢？

終於有一天當驚報解除後一輛汽車把我送到下關。沿途所見的都是些關閉着的店家，稀少的行人，和從城裏到下關從下關到城裏忙着逃難的市民。

下關，現在是畸形地熱鬧了：旅館擁擠着各色逃難的人，車站江邊堆積着山高的行李，然而車站拉着鐵門，車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江邊也沒有一隻輪船。人，只能徬徨在路旁街心，望着天空嘆氣，一幅悲慘的圖畫哪！

乘小輪到三汊河，跳上往漢口去的船，夜八時輪船開了。我望着黑暗中閃爍着的燈火，低低地

向曾經消磨我四年光陰的南京告別，心中有說不出的淒涼！

天氣異常晴朗，三日的船上生活使我飽覽了祖國的山河的美麗。長江啊，你要用你的澎湃的浪濤來吞沒侵犯你的敵人祖國的河山應作爲敵人的墓地！

漢口，懷想著的漢口在眼前出現了，心中不知是應該喜歡還是悲傷。當報販上船來兜賣報紙時，我像遇見了故人一般的親熱。南京啊，我要從報紙上知道些別離之日後你底消息。

平靜，安閒，享樂包圍着整個的漢口。天啊，這是中國的土地嗎？我不禁要懷疑得喊出來了！但是我手中的報紙却明明載着南京危急的消息。我不懂，我是否到了另一個國度了呢？但事實告訴我這裏明明是中國的土地——漢口！

南京的消息一天天的壞下去，漢口的市面却一天天的興起來。旅館門口貼着「客滿」的紅條子，每一個房間裏盪漾着女人的笑聲，骨牌的碰擊聲和鴉片煙濃厚的煙霧。中國彷彿已經從民族革命鬥爭中解放出來了，但是消息傳來却是首都——南京的淪陷！

於是謠言，「和平」的謠言傳遍了享樂的漢口，這裏看不見敵人的飛機，聽不到前綫的砲聲，

什麼？南京大屠殺電報弄錯了吧，要不然準是路透社「造謠」

像太陽蒸散了霧氣，「和平」謠言終於給蔣委員長的告國民書消滅了！愛好「和平」的人銷聲匿跡。我也透了一口氣！

武漢在當局的嚴厲整頓下，總算像一個樣子了。敵機也開始前來光顧。經過「二一八」「四二九」二次空戰，青年的中國空軍建立了光榮的勳績！醜惡的「荒鷺」被「神鷹」殺得全軍覆沒，從此島國又多了幾個青年寡婦。

台兒莊的勝利給武漢帶來了興奮，最後勝利的自信心更堅強了！徐州撤退並沒有使人驚慌，然而當局却叫人民自動疏散。

這次離開武漢似乎太早，走是遲早要走的，却想不到會到上海來。雖然這裏也有我懷念着的朋友，但誰高興叫外國人來保護呢？

跳上粵漢車，人是這樣擠，天氣又這樣熱，出汗是應該的。前綫將士還在流血呢！

美麗的祖國山河！此番我又在粵漢路上領路到了，祖國的山河是需要熱血來保護的！敵人啊，

假如你痴夢未醒，妄想染指，那末你準備着你有限的頭顱吧！

廣州被敵機狂炸着的廣州，在二天後的一個黎明到達了商店關門，行人寥寥，許多建築物的頂上搭着層層的竹棚，據說是可以抵抗炸彈的。我想：這也許就是所謂「廣東精神」的表現吧！

第二天離開廣州，搭輪到香港去，香港，這祖國的棄兒現在是被視作世外桃源的。桃源本來祇有富人可以享受，所以窮人的餓死便不足為奇了。

等了數天才買到去上海的船票；又過了四天船到吳淞口了，展目一望，滿眼是焦土和膏藥旗，這大約是侵略者的得意傑作吧！

走上租界依舊是歌舞昇平，繁華倍昔，似乎天下已經太平了，我彷彿做了一個夢。仔細一想，覺得似乎應該歸功於黃帝子孫的偉大，這在別國人是萬難做得到的！

一年了，一年流光渺如煙！

還說什麼呢！

流浪兒童

宋荅

流浪在街的兒童實在太多了！

每當看見那瘦削的軀體，蹣跚的面龐，伸着兩隻小手向過路人叫：『把我兩個銅板……』的時候，心裏常感着沉重，小孩子是沒有罪的，是誰叫她這樣受苦哩！

戰後，街頭的流浪兒童更多了！

我想起魯迅先生譯的蘇聯兒童小說『錢』。只要有一所可容街頭兒童的教養院多好哩，那末，許許多多的頑皮的偷竊的懶惰的兒童，才會變成康健的前進的將來的國家主人翁！

我們有的是這個責任。當我讀到上海街童教育會發表的街童檢驗體格結果，說：『二千人中，患砂眼者計三百四十餘人，營養失調者二百餘人，蛀牙者一百八十餘人，扁桃腺者一百四十餘人，患淋巴腺者一百餘人，皮膚病四十餘人，肺病者二十餘人，姿勢病者二十餘人，及其他疾病者五六十人』這消息之後，我更覺得有推廣建設街頭兒童教養院之必要。

美國亨利夫人爲救中國四月來上海收容所所出一千六百嬰兒均有餓死之危險而發起舉行「一碗飯」宴會；那末我們爲救街頭無數的流浪兒童，應該怎樣的節衣縮食，以謀創立街頭兒童教養院哩！

我願社會人士注意這個問題。當街上再沒有瘦削的，醜陋的小人兒向路人討錢的時候，或者小乞丐的數減少了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放心的大踏步而走路了，可不是嗎？

離散了

甬人

去年十月，我接到學校遷往牯嶺的消息，便與本地幾位老同學商量，我們決定離開南潯（浙江吳興縣底一個大鎮，在太湖南濱，以產絲著名，）到內地求學去，於是我跟爹商量了。

爹，去年是六十七歲，但他不像一般老年人那麼固執與迂腐。起初，他反對我到牯嶺求學去，因爲戰事很劇烈，南潯離上海又不遠，家裏需要有我那麼一個年青人照顧。以防萬一。我也曾考慮到這點，但我總以爲自己學業要緊，況且那時國軍在上海屢獲大捷，南潯總還不關重要。我表示堅決